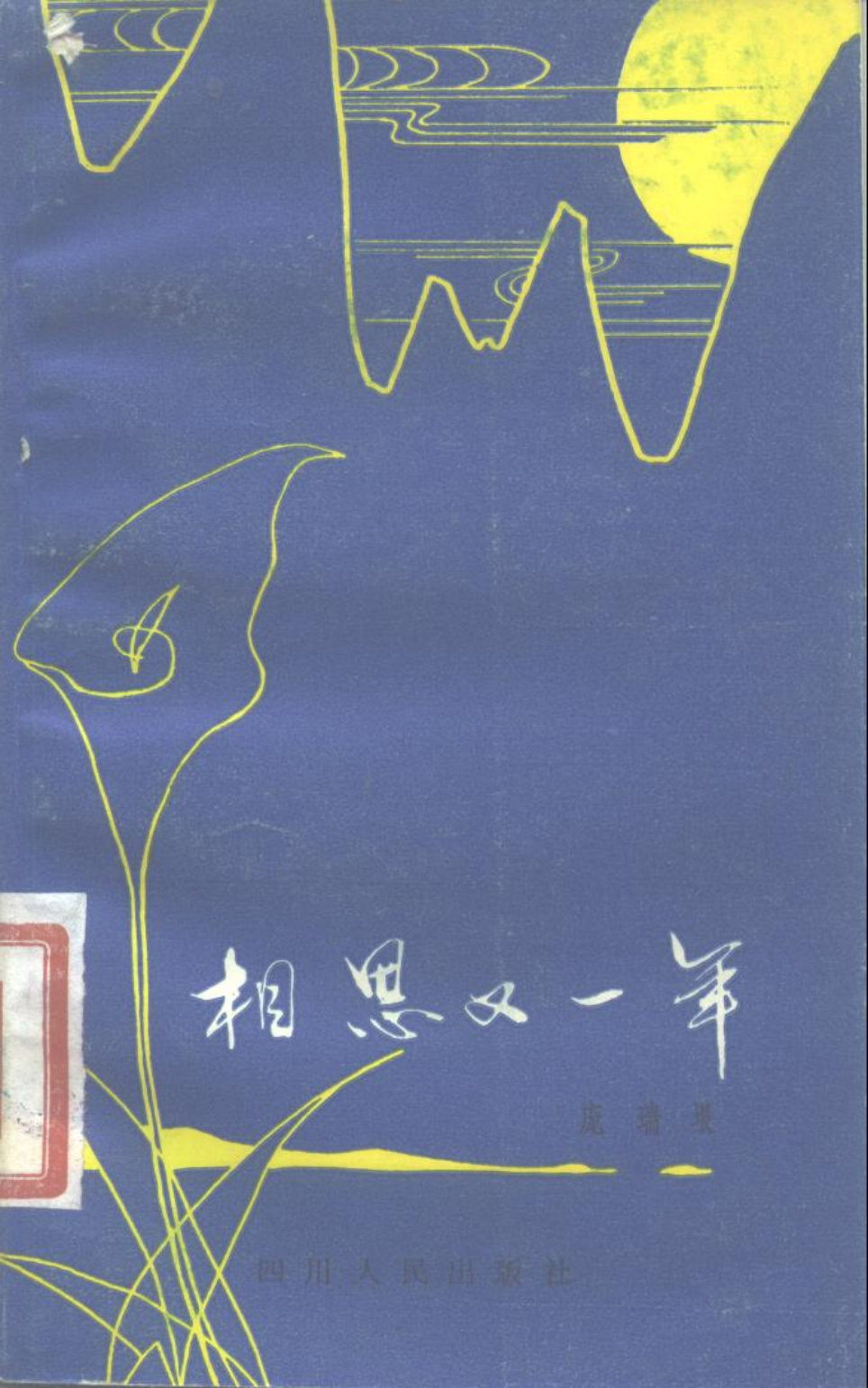




# 相思又一年

鹿瑞果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7/101

鹿 瑞 垠

# 相 思 又 一 年

四川人民出版社

789125

封面设计：邹小工

### 相思又一年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frac{2}{5}$  插页2 字数60千  
1980年11月第一版      1980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

书号：10118·400

定价：0.30 元

## 目 录

|           |     |
|-----------|-----|
| 淮安赋       | 1   |
| 梅园的静夜     | 13  |
| 海的忆念      | 21  |
| 献上一枝报春兰   | 35  |
| 宣化店，历史的丰碑 | 44  |
| 童心切切      | 60  |
| 寒凝大地发春华   | 67  |
| 相思又一年     | 78  |
| 山阴行       | 89  |
| 思南路的怀念    | 96  |
| 他，会回来的……  | 104 |

## 淮 安 赋

淮安，周总理的故乡，人民心中的城。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至今，城里仍保留了好几处闪耀着劳动人民智慧的古迹。驱车进入这座古城，最先扑入眼帘的，是那分别建于唐代和南宋的文通塔（又名僧伽塔）和鼓楼（又名镇淮楼）。这两座建筑物，耸峙苍穹，交相辉映，给座落在一马平川的淮安，增添了一种奇特、诱人的丰彩。

登临城市中心的鼓楼，极目远眺，顿觉视野空阔，心胸为之一爽。那栉比而立的市井尽收眼底，宽阔的大运河，莽莽的淮河水，疏浚一新的苏北灌溉总渠，蜿蜒于城廓郊野，犹似几根绸带在轻烟般的雾霭里从容舒展，飘然而去……此刻，你的思绪会不由得上下古今地驰骋。于是，载于《淮安府志》的一个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又在记忆的画面中活现，令你想起辅佐刘邦、一统天下的汉初名将韩

信，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有襄助林则徐禁烟、抗击英军于虎门炮台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关天培……他们都系淮安人氏，各自以其独特的活动，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然而，古城真正焕发出璀璨夺目的光彩，还是近代的事。一八九八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生在这里，从此，“淮安”二字，才赫然彪炳于中华民族的史册。尔今，它已成了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所注目的一座名城。

总理是十二岁时，跟随伯父离开故乡远走沈阳求学的，在这之前，一直生活在淮安。他的故居在古城西北隅的曲巷和驸马巷（今之红光西巷）相交处，砖木结构、样式简朴，分东西两个宅院。

故居东边的宅院，主体为相邻的两所房屋，中有一墙相隔，形成两个庭院，且有腰门相通。西边三间是总理诞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东边两间，是总理童年读书处。

西边的宅院，主体则是前后各三间的两进院落，为总理亲属寓居。

我来到故居时，只见瞻仰的人，络绎不绝。进入东边宅院的大门，庭院里笼罩着肃穆而庄重的氛围。我把脚步放得轻轻，凝视壁上陈列的各个历史时期周总理的照片，竟自思绪万端，仿佛总理依然和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给我们以亲切的淳淳教

海。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不正是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么！

在照片间隔之处，还悬挂着一副副故乡人民敬献给总理的挽联。这是一种特具民族传统的纪念，那字字句句都凝结着无尽的哀思的泪花，蕴含着无穷的宣誓的力量。

请读一读这一副副挽联吧！

功略盖天地，同江河共存  
恩泽垂千古，与日月同辉

擎马列大旗，佐革命伟业，丰功巍巍留  
青史  
抱云水胸襟，持松柏气节，盛德昭昭启  
后人

故乡儿女缅想音容，写情应竭淮河水，  
一世功勋永垂史册，继往还看后来人。

.....

这些寄托着依依深情的诗句，早在风剧浪高、  
骇涛拍岸的一九七六年一月就酝酿在胸，但写在  
绢、纸上却是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斗争从未止

息过，就在故乡百万人民挥洒热泪追悼敬爱的总理的日子里，淮安就有一个自称是“一脚踏进轿车里，一脚踏进牢房内”的反革命小丑，丧心病狂地炮制诬陷总理的黑文，当作晋见“四人帮”的阶石。岁月是何等严峻啊！我们终于驱散了心头的阴霾，我们终于夺回了悼念总理的权利。

今天，人们噙着热泪，默念和抄录着这些挽联、词章。瞻仰的人们，一批接一批，有的在印有童年时代的总理足迹的庭院里流连，有的在总理提过水的古井旁转悠，有的则在总理儿时喜爱的一棵苍劲的榆树侧留影，或者虔诚地取一坯庭院里的泥土，放进衣袋里……

总理爱故乡的泥土，爱祖国每一处地方的泥土，直到他溘然长逝，仍将自己的精血化作最小的分子，回到哺育他的祖国的江河、土地上。同志，带回总理故居的泥土吧！即使一星点儿，也会给你以永恒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在总理故居，在县委会里，我还听到了一些总理童年时代的故事和传说。

总理是一九一〇年离开淮安的，此后，数十度春秋飞逝，我们的总理再也没有回来过。但是，不论是在戎马倥偬的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岁月，总理对他的故乡及其人民，从未忘怀，那赤子般的眷眷之心，一直在他炽热的胸腔里跳荡。在与淮安县

委负责同志或自己亲属的谈话中，他曾多次饶有兴味地回忆起故乡的街巷桥溪、风土人情，记忆是那般清晰，感情又是那般真挚。

总理诞生之前，旧家就破落了，他的童年一直在窘困中度过。三岁丧母之后，过继给婢娘为子。过继母亲是位知书识理的女性，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教会他熟读、背诵了不少古典诗词，象生母一样给他以挚爱和温暖。然而，不幸的是，这样一位慈爱的过继母亲，不久也因病亡故。此后，给了他最深影响的莫过于乳母江氏了。直到数十年之后，总理回忆起这位淳朴而善良的乳母来，言谈中仍充满了深沉的依恋之情。

有一年，在麦苗绽绿、岸柳凝翠的春日里，童年的总理从故居门前的小溪乘船，经河下、板闸到几十里之外的清江浦的外婆家去。乳母不惯坐船，每逢这样的外出，她总是沿着河堤步行，而运河里，小船款乃作声，缓缓前移。

倏忽，河堤拐弯了，乳母的身影一时不见了。这时，童年的总理心里有点不踏实了。只见他扬起小小的脸盘，那闪亮的双眸，凝望着河堤拐弯处，寻觅着乳母。就在这同一时刻，乳母却边走边高声喊着他的名字，招呼道：“在这块啊，别着急，在这块啊，别……”当他们一大一小的目光相碰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总理对劳动人民的无限热爱，就是这样深深地植根于他幼小的心灵中，一天天萌发、加深的。在他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终于与亿万人民结成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在总理逝世的那些日子，化为火山般爆发的伟大力量，显示于中国和世界。

我们的总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日夜操劳中，仍惦记着故乡。那流经淮安县境的工程浩大的苏北灌溉总渠，就是总理亲自主持规划、设计蓝图的。他还关切地向县里同志询问过淮安境内那几十万亩易涝的农田的状况。他教导县委的同志一定要重视农业，同时要在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工业。他还谢绝了县委送到北京来的故乡特产，教育他们模范地遵守党和政府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凡是谈到这些，故乡人民难以表述的对总理爱戴和敬仰，总是化作一种美好的愿望：总理何时才能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看看哩！

总理的心与人民是相通的，他理解这一切，他曾向县委的负责同志表示过：“你们把淮安搞好了，我回去看看。”然而，总理生前终究未能回故乡。只是，他那堪作典范的高风亮节，象那奔腾不息的淮河水，为故乡人民永远传颂。

这里，说一说总理对故居的处理这件事吧！

一九七五年的深秋，我曾到过淮安，特地去瞻

仰总理故居，可是，两扇紧闭的黑色大门上，悬有“私人住宅，谢绝参观”的木牌。旋向邻人打听，原来，这块木牌已挂有二十余年了，这使多少前来瞻仰的人不解啊！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一句话，总理不让参观。

话得从解放初期说起。这年，总理在淮的亲属到北京去，闲谈中提到总理故居有三间房子快倒了，问总理，要不要修一下。总理听了没有多问，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以坚决的口吻说：“不修了，倒掉就算了。”接着他问道：“能不能把房子拆掉，拆到一间没有，这样，也就没有人去了。”一向考虑问题周密的总理又对亲属说：“你们的住屋可以拆到别处去盖。”

在场的邓颖超同志立即表示赞同：“你们拆迁，我们给钱。”

亲属感到有点为难：“拆迁要经地方政府批准啊！”

一阵爽朗的大笑之后，总理若有所思的说道：“噢，要经地方政府批准。”他觉得这话也有道理，只是嘱咐不要维修，不让参观。

到了一九五八年，总理把去北京开会的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请到中南海的家里，又谈到房子的事，请他们批准拆掉，他说：“拆掉了可以盖工厂，办

学校也好嘛！”

县委出于对总理的爱戴，又考虑到百万淮安人民的心愿，此后，没有完全按照总理的指示办。翌年，总理的亲属因故临时离家，县委派人把总理故居即将倒塌的地方维修了一下，总理的亲属返淮后将这一件事情写信告诉了总理，总理从自己工资中支付了全部维修费用。事后，他又多次督促淮安县委，将所有修好的房子让群众住进去，或拨给集体单位用，不要空着。

直到一九六〇年，一次总理出国访问前夕，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再次把赴京开会的县委负责同志请去，话题集中谈到故居的处理问题。这回，在一段循循善诱的开导之后，总理的神情变得严肃了，他不容置辩地交待：要把我的房子拆掉，不要搞什么参观嘛……。出于总理之口的这句话，使县委负责同志深受教育，心潮难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间，总理又让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同志四次给淮安县委传达了他的三点指示：一、不要让人去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

淮安县委一直执行了总理的指示，直到总理逝世，百万淮安人民向县委请求，这才对总理故居作了修整，使千千万万人民群众能够前来瞻仰。

来到这里的人，听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无不为之感动。

在瞻仰总理故居那天，我特地到西边宅院看望了总理的亲属，从那朴实的叙谈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总理对亲属的严格要求。那肝胆照人、白璧无瑕的高尚品质，令人铭刻心际。

早在一九五一年，国家对干部由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时起，总理就与苏北行政公署联系，要求由他供给在淮亲属的生活费用，不要政府负担。接着，他又把一位亲属接到北京读中学，食宿均在学校。当时，学校膳食费有九元和七元五角两种，总理要他的亲属缴纳七元五角的膳费，让他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的好习惯，保持与劳动人民一样的生活水平。总理还一再向亲属交待：你们在公开场合不能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能以此炫耀自己）但在处理问题时，要考虑到与我的关系（不能轻率从事）。总理语重心长地开导说：“你们要是说出与我的关系，人家可能会照顾你们，这样，你们就会有优越感，进步就不快。”

这位亲属坚决遵照总理的意见去做，在北京钢铁学院读书几年，从未讲出与总理的关系，直到入党填写志愿书时，组织上派人到淮安了解，才知道是总理的亲属。在他毕业留校当助教之后，总理又要他与新婚的爱人一道将户口迁回淮安，让他们投身到

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火热的斗争中去。

身为八亿人口国家的总理，事事处处，以身作则，克己奉公，他对前往北京探亲的亲属一直实行了一项规定：一律住国务院机关招待所；一律在机关食堂吃饭（能独立生活的自己付食宿费，不能独立生活的，由他负担）；去国务院礼堂观看影、戏，一律要购票入场，不准接受优待券。

“你们把淮安搞好了，我回去看看。”总理的愿望虽未实现，然而，至今，言犹在耳，激励着故乡人民继承总理的遗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道上奋勇前进！

淮安县委的同志常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情谈起，在总理逝世之前，未能把淮安建设好。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总理遗象前庄严宣誓：一定要从根本上改变淮安的面貌。如今，两年快过去了，情况怎样呢？

故乡人民用实际行动告慰总理的英灵：淮安确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苏北灌溉总渠把淮安分成两半，渠南是高产区，而渠北则是低产区，粮食单产一直在四、五百斤徘徊，怎么办？首先从改变自然条件入手，县委带领数万民工奋战五十天，开挖了一条长达六十二华里的人工河，还建成了一座大型抽水站，并相应建造了配套的桥梁、涵洞和变电站，从而为渠北片几十万亩农

田的旱涝保收创造了良好条件。正因为这样，今年在遇到多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夺得了较好的收成。

入冬之后，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又铺展开来了，四十华里的头溪河沿岸数万名劳动大军，以自己的双手改造河山，创造着英雄的业绩。工地上，红旗猎猎，号子声声，流动广播站不时播送着劳动竞赛中涌现的先进人物的事迹，昂扬、欢快的乐曲在晴空下回荡，好一派壮观的场面！

来头溪河之前，我曾去过淮安县委，大院里显得空荡荡的，除留少数人在机关值班外，县委实际上已搬到工地办公，部、委、办、局的负责人也争着来到这里。在工地，我会见了县委的负责同志，凛冽寒风中，他穿着单衣，脸颊上依然汗水涔涔，他手拄大锹，笑微微地对我说：“建设好总理的家乡，重要的是行动啊！”

说得好极了，重要的是行动！今冬的水利会战，仅县直机关就组建了一个工程团，他们同社员群众一样，“千人万方”的劳动竞赛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一些老同志，一着不让，处处“顶真”。县交通局一位副局长，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曾跟随陈毅同志参加过一九四三年著名的淮安车桥战斗。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位老英雄曾六次负伤，至今，仍有弹片留在身上。来到头溪河工程，

零下三度的严寒，他穿着汗衫、短裤，仍汗如雨注，挑着三百斤重的大筐，健步如飞。象他这样的先进人物，工地上真有成百上千。无论是阳光灿烂的白天，抑或灯火通明的夜晚，建设者们的身影在跟时间赛跑。头溪河工程完工后，渠南一带就可确保高产稳产，并且大大地改善淮安境内的航运面貌。

离开淮安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伫立在县委招待所的晒台上，飒飒寒风吹来，脑子显得格外清醒，我清理了一下几天来的见闻，留下了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总理和他故乡的人民是血肉相连，永不可分的。听县委的同志说，全县百万人民一致要求在县城建造一座总理纪念馆。据讲，一位知名的建筑学家特地来此考定过建造纪念馆的馆址。我想，这表达人民心愿的事，总是会成为现实的。我又想，把淮安建设好了，这本身，不就是为总理建造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么？！我深深祝愿淮安人民迈开更大的步伐，将总理的遗愿化为壮丽的宏图。

1977年12月淮安归来

## 梅园的静夜

星光朦朦，月色淡淡，在梅园新村街巷入口处五十米开外的地方，一幢中西格局的公寓式建筑，轮廓依稀可辨。小小的庭院里，两棵苍翠的柏树巍然耸立，仿佛是两名忠诚的卫士警惕地守卫在这里。

此刻，透过这幢并不豪华的建筑物的白色窗帷，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高大身影——他，周恩来，正凛然无畏地在和黑暗作斗争！

这是子夜的中国。

日寇投降了。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了。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时刻，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中共代表团从重庆来到南京，继续进行谈判斗争。他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夜深了。偶尔，从附近街巷里传来“橐、橐、橐”的木板敲击声——那是夜市小贩卖馄饨；但也可能是伪装的特务在活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是惯于耍弄这一套的。白天，在梅园三十号周恩来的住